



云南文化史丛书

范建华 主编

南诏大理文化史

段玉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云南文化史丛书

范建华 主编

南诏大理文化史

段玉明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南诏大理文化史
NANZHAO DALI WENHUA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诏大理文化史 / 段玉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云南文化史丛书 / 范建华主编）

ISBN 978-7-5598-1175-2

I. ①南… II. ①段… III. ①南诏—民族文化—文化史—大理市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538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30.5 插页：1 字数：460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绪 论

南诏大理文化是一个以地域为标志的复合文化指称，统摄了南诏、长和、天兴、义宁、大理几个时代相续的地方独立政权的全部文化。这些政权统治时期，政治上虽都先后臣属过中原王朝，但都有自己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制度，经济上则经历了由地方自给自足经济向与中原经济一体化的转变，文化艺术方面呈现出浓郁的、与中原文化相异的地方民族特色。^①毫无疑问，南诏大理文化应是云南文化史上最为精彩的篇什之一。

由于统治区域大体相似，均以我国今云南为中心，波及我国四川、贵州、广西部分以及今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地，历史上也以南诏文化泛指南诏大理文化。《宋史》卷一九八《兵志》称：“南诏，大理国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引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兽》：“大理，古南诏也。”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〇《铜柱》：“南诏，今大理国。”在类似的指称中，南诏与大理似乎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是政权相替、王室变化而已。不仅仅是地缘的趋同，更进一步，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被认为是一脉相承的。美籍学者查尔斯·巴克斯即明确宣称：“在937年，名叫段思平的白蛮官员篡夺了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称为大理国。与他直接继承的前代相比较，大理国在云南的统治是最长的，超过了三百年。所有这

① 按，邵献书先生在其《南诏和大理国》（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引言”中是这样概括的：“南诏和大理国是以白族先民或白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又统治着境内许多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权，虽然它们在政治上都曾先后分别臣属于唐宋王朝，但又是相对独立并有其一套较完整的政治制度，其间经济上也经历了奴隶制到封建制，并在农副业、手工业、商业与城镇等方面有相当的发展，在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及宗教等领域，亦都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的特点，而所有这些又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内地汉族的影响。”（第1-2页）

些后继的政权（包括长和、天兴、义宁、大理——引者注），其基本的居民与南诏王朝相同，他们的社会风俗、经济和文化也是基本相同的。”^①而范文澜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四册第六章《南诏国、大理国》中，则将南诏、长和、天兴、义宁、大理一并纳入了南诏历史文化的叙述之中，并归纳称：“经南诏以及大理前后五百余年的统治，国境内原来的落后面貌，有很大改变，经济和文化，一般地提高到汉族的水平。有些（民）族虽然还保持所谓‘故俗’，与南诏立国以前相比，数量却不是那么多，水平也多少有些提高了。”^②显然，如此的归并叙述当以南诏大理文化的同一性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地缘和文化上的同一性，20世纪8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云南民族文化论丛”，南诏大理文化部分选择了《南诏文化论》这一书名。禹弛在《南诏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阐释说：“南诏作为一个与中央唐王朝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存在了200余年，如果连同后继的大理国政权，历史长达5个世纪。……这期间逐步孕育和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南诏文化。它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作者还进一步预言以南诏大理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南诏学”将会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③就其地缘与文化的同一性而言，以南诏文化泛指南诏大理文化可以简练地揭示大理文化与南诏文化的相承关系，但同时它也容易遮蔽二者之间的相异性——在长达500余年的文化演进中，南诏文化与大理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有些甚至是质的改变。由于这些改变，增强了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体性认同，断断不可视若无睹。正如笔者在《南诏大理异同论》一文中所说：“大理国与南诏国之间的相承关系固然重要，而其差异之于云南历史与文化的演变似乎更应引起重视，这当已不仅仅只是为了证实大理国并非南诏国的简

①〔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88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第101页。

③ 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1-22页。

④ 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三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37-46页。

单继续了。”^④

《南诏野史》的成书年代，按方国瑜先生的考订，当在明万历（1573—1620年）初后。^①其所述内容自先秦而至明万历，“南诏”一词所指更被扩展到了中明以前的整个云南古史。再经王崧、胡蔚等人增补，时限延及清初，“南诏”一词由是成了整个云南古史的代称。较之更早，杨鼎的《南诏通纪》、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以及顾应祥的《南诏事略》并以“南诏”涵盖云南古史，证实用“南诏”代称云南古史自明时已成传统。究其原因，应与《白古通记》成为主要史据有关，“各家依之，编录成书，而取舍不同”^②。沿此传统，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印《南诏史论丛》，重点虽在南诏与大理国史实，但远古历史、近代风俗也被一并包容在内，乃至如张旭先生主编的《南诏·大理史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名虽为《南诏·大理史论文集》，实则远古历史（如陈亮的《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近代风俗（如张锡禄、张了的《论白族古老盛典“火把节”》）的研究论文统统在内。这种将“南诏”“南诏文化”扩大化的指代，虽可突出云南历史与文化的地方与民族特征，但其危害或者更大，因其事实上是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云南文化转成了苍洱文化（或称大理文化）、白族文化。南诏文化就是南诏文化，任何扩大化的雄心都有可能扭曲云南历史文化的事实。如果仅仅只是指代大理地区的历史文化，则以大理文化、苍洱文化表述更妥，像徐嘉瑞先生的著述一样^③，不必借用“南诏”“南诏文化”之类以偏概全。

就时限言，南诏大理文化起自南诏建立，终于大理灭亡，由南诏建立可以往前追溯到“六诏”的形成以及王族源流，由大理灭亡可以往后延及于元代的大理总管。舍此而外的任何兼收并蓄，甚至将整个云南历史文化涵盖于内，都是不妥当的做法。就空间言，南诏大理文化是南诏、长和、天兴、义宁、大理几个政权统治时期形成的文化，涵盖范围远远超出现今云南的行政区划，将其等同于云南地方文化，乃至等同于大理地区文化，即有萎缩其文化宽度与影响的后果。就变

① 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376—377页。

②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83页。

③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

化言，南诏大理文化的基本特质虽然相似，但其变化也较明显，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若以“南诏文化”指代南诏大理文化，就有可能遮蔽了这些深刻的变化。故而我们坚持以“南诏大理文化”表述最妥，因其不仅可以借此标明文化时限与特质，而且能够顾及此一文化内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自远古至于近代，云南文化以其悠久（可以上溯到元谋人时期）与绚烂（文化色彩相当丰富）令人瞩目，然若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乃至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则以青铜文化与南诏大理文化最具个性。青铜文化搁置不论，南诏大理文化不仅历时很长、影响深远，而且凝结的文化元素丰富多彩——本土的、域外的、历史的、传统的、民族的、宗教的，各种文化元素在南诏大理统治的 500 余年被有机地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①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承袭着汉晋历史的发展，到唐宋时期，从 8 世纪中叶开始，云南进入了长达 5 个世纪的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在这段云南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滇云文化也在与中原文化及南亚、东南亚海洋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整合中，逐渐走向成熟。”“如中原文化，南亚、东南亚海洋文化及青藏高原吐蕃文化，通过（与之）交融、整合与涵化，形成了富有地方民族色彩的文化类型。”^②较之于西南历史上各地方民族政权留下的文化遗存，南诏大理文化“无论是在内容之丰富全面、形态之生动、数量之惊人、特征之鲜明以及对云南后世文化的影响方面都是无法比拟的”^③。李东红先生称，“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文化中最闪光的亮点”^④，绝无夸饰。因其如此，相关学者先后在大理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云南省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用以推动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与传承。2002 年 10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文化局、南诏史研究学会还在云南大学与大理州政府支持下，于大理召开了首届“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

① 按，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第四册第六章中是这样表述的：“南诏以及大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就在于推动落后各族的经济和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第 101—102 页）其实，这不仅仅是“推动”“提高”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创生。

② 白嘎达：《南诏大理文化》，http://www.im-eph.com/gb/dywh/2007-08/13/content_2553.htm。

③ 禹弛：《南诏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载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第 1—22 页。

④ 李东红：《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思想战线》，2002（6）。

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士、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160 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国际化与现代化问题，虽然未必如何明先生所总结的“南诏大理之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①，但也可算是把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推向了国际、推向了世界。

师范的《滇系》卷七《典故系》称：“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为了割断云南旧族的文化联系，明初平定云南之后，傅友德等人将其有关文献统统焚毁殆尽。站在统一的立场，此一举动显然促进了云南与中原的一体化进程——“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甘以他产（即来自其他地方——引者注）为词”。而站在文化的立场，此一举动又无疑是一种罪莫大焉的行为，其后果就是明代以前的云南古史无所依凭，原始研究材料极为稀缺。具体到南诏大理，南诏历史文化犹能凭借两《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以及樊绰的《云南志》（即《蛮书》）等核心文献勉强建构出来，大理历史文化则几乎是无从入手，《宋史·大理国传》仅有 597 字的记录，《宋会要辑稿》较之稍丰，但仍然不足以勾画大理历史文化的轮廓，乃至金石文物的呈现更为丰富。后世材料如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李京的《云南志略》等依旧失之于简略，不能胜任还原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重任。较之更见系统全面的两类材料，一为《白古通记》系列，一为《南诏野史》系列，不得已成了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材料。如前所述，《南诏野史》系列（包括倪本、王本、胡本以及《南诏通纪》《南诏源流纪要》《南诏事略》等）源自《白古通记》的编译，史料源上应不及《白古通记》更为直接。而《白古通记》本为苍洱民间口传历史，元明时期陆续有人将其编译成为汉文史籍，并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如《白国因由》《僊古通纪浅述》等）。因《白古通记》属口传与抄本，历代增衍不断，篇幅由是越来越大，后代记也愈来愈多，某些史实出现了真伪难辨的情形。无论怎样，在南诏大理研究材料奇缺的情形下，此两类材料仍然应是

① 参见王明达：《中外学者探讨南诏大理文化》，<http://look.people.com.cn/GB/channel23/176/850/200210/21/221731.html>。

主要的参考文献。近年出版的《大理古佚书钞》^①，收录了明人李浩《三迤随笔》、玉笛山人的《淮城夜语》与张继白的《叶榆稗史》三种抄本，可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颇多。然侯冲先生考证认定，此三种书并为伪作，“是一本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成稿的伪书”。^②如果考虑到该书原为民间抄本的性质，被纂入了很多后来的记，乃至增补了很多后来的东西，似应可以理解。但此考证提示我们，运用该书材料应当极为审慎。明清时期编写的一些《云南通志》，已经辟有“艺文”“金石”等科著录南诏大理金石材料。王昶《金石萃编》则有南诏大理金石专卷。至阮福的《滇南古金石录》、袁嘉谷之《滇南金石萃编》以及周钟岳纂修的《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系统著录云南金石碑刻 2599 种，1949 年以前所见之南诏大理重要金石皆在其中。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大理五华楼遗址发现宋元碑石若干，王云、方龄贵先生《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辑录了其中的宋元碑石 70 余通，颇有助于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研究。其后，又有《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大理市古碑存文录》，辑录历代大理古碑 450 余通；段金录、张锡禄主编的《大理历代名碑》，辑录具有史料价值的大理名碑 180 余通；杨世钰编辑的《大理丛书·金石篇》，辑录古今发现和流存的有关大理地区历史文化之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 1000 多件。^③这些金石类编中的南诏大理金石，为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类极为宝贵的材料。即使如此，相对于历时 500 余年、影响贯穿古今的南诏大理文化，其研究材料仍然是很不充足的。受此制约，关于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是相当不够的。继续发掘相关材料，并寄希望于重大的考古发现，将是未来南诏大理文化研究得以突破的关键。也因如此，本书关于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只能算是一个勉强的努力，仅仅只是将瑰丽奇异、影响深远的南诏大理文化的轮廓勾画出来而已。更为充实的研究，则有待于未来新材料（文献的、考古的）的发现与丰富，那时或许我们会对南诏大理文化有更为详尽的了解。

① 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② 参见侯冲：《〈大理古佚书钞〉是伪书辨》，载昆明佛学会编：《佛教与云南文化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第 25—34 页。

③ 参见何俊伟：《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概述》，载《沧桑》，2013（3）。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南诏大理政权的兴替	
第一节 南诏国史简述	003
一、南诏国的建立	003
二、南诏国的扩张	010
三、南诏国的崩溃	012
四、几个短暂王朝的更迭	015
第二节 大理国史简述	017
一、大理国的建立	017
二、从大理到后理	021
三、后理国的覆灭	024
四、大理总管述略	029
第三节 南诏大理国史的价值	034
一、基于云南地方史的评价	034
二、基于中国大历史的评价	035

第二章 南诏大理的政治文化

第一节 南诏大理的国号与王号	039
一、南诏的国号与王号	039
二、大理的国号与王号	050
第二节 南诏大理的中央政府机构	056
一、南诏的中央政府机构	056
二、大理的中央政府机构	061
第三节 南诏大理的地方行政建制	072
一、南诏的地方行政建制	073
二、大理的地方行政建制	076
第四节 南诏大理著名的政治事件	082
一、叛唐与归唐	082
二、王嵯巂专权	091
三、礼仪和亲之争	093
四、郑买嗣篡国	096
五、段思平改革	099
六、高升泰篡国	101
七、请宋册封	106
第五节 南诏大理政治文化综论	112
一、前后政治制度的变革与依据	112
二、家族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影响	116

第三章 南诏大理的军事文化

第一节 南诏大理的军事制度	125
一、南诏的军事制度	125
二、大理的军事制度	132
第二节 南诏大理的军事策略	135
一、南诏的军事策略	136
二、大理的军事策略	141
第三节 南诏大理的著名战役	143
一、统一洱海之战	143
二、兼并爨部之战	146
三、天宝之战	148
四、侵夺嵩州之战	151
五、四扰西川之战	153
六、两入安南之战	163
七、三次东南之战	169
八、金齿防御之战	172
九、九和御蒙之战	174
第四节 南诏大理军事文化综论	176
一、由军政一体到军政渐疏的制度转变	176
二、由进攻型到防御型的军事战略转变	177

第四章 南诏大理的经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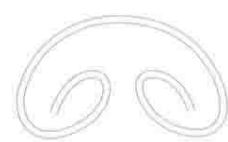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南诏大理的生产部门	181
一、南诏的生产部门	181
二、大理的生产部门	195
第二节 南诏大理的商业贸易	225
一、南诏的商业贸易	225
二、大理的商业贸易	227
第三节 南诏大理经济文化综论	242
一、从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转化的问题	243
二、从掠夺型经济向贸易型经济转化的问题	248

第五章 南诏大理的民族文化

第一节 南诏大理的民族分布	253
一、“白蛮”各部的分布	253
二、“乌蛮”各部的分布	254
三、“金齿百夷”各部的分布	256
四、其他民族各部的分布	257
第二节 南诏大理民族的社会与衣食	260
一、“白蛮”各部的社会与衣食	260
二、“乌蛮”各部的社会与衣食	267
三、“金齿百夷”各部的社会与衣食	269
四、其他民族各部的社会与衣食	274

第三节 南诏大理民族的礼俗与节祭	287
一、“白蛮”各部的礼俗与节祭	287
二、“乌蛮”各部的礼俗与节祭	295
三、“金齿百夷”各部的礼俗与节祭	300
四、其他民族各部的礼俗与节祭	302
第四节 南诏大理民族文化综论	311
一、南诏大理的王室族属问题	311
二、南诏大理的民族关系问题	314
三、南诏大理的民族融合问题	318
第六章 南诏大理的文教艺术	
第一节 南诏大理的文字与语言	323
一、南诏大理的文字	323
二、南诏大理的语言	326
第二节 南诏大理的文学与史学	329
一、南诏大理的文学	329
二、南诏大理的史学	342
第三节 南诏大理的佛教与道教	347
一、南诏大理的佛教	348
二、南诏大理的道教	365
第四节 南诏大理的美术与乐舞	369
一、南诏大理的书画与雕塑	369
二、南诏大理的建筑与乐舞	391

第五节 南诏大理文教艺术综论	407
一、南诏大理文教艺术的色彩	407
二、南诏大理推行的文教政策	412
附 录	
附录一：南诏大理纪年表	429
附录二：南诏大理政区建置表	432
附录三：南诏大理大事年表	438
参考书目	463
后 记	470



第一章

南诏大理政权的兴替



